

世界上最让人爱也最难学的语言

□王怡文

2024 学年,我有幸被选派到迪拜中国学校任教,为期两年。

迪拜中国学校是教育部和外交部委托杭州市承办、杭州第二中学领办的海外第一所中国基础教育学校,为国家推进海外中国学校建设提供样本和经验。学校于2020年9月正式开学,2023年3月通过KHDA(迪拜知识与人力发展局)的学校等级评估,获得“GOOD”等级。

迪拜是中东地区的一座沙漠城市,是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,被戏称为“头顶一块布,全球我最富”的地方。这座世界大都市距离杭州6300多公里,总人口约350万,有40多万的常住华人——可以想见,这里的中国娃数量一定也不少。

迪拜中国学校周一到周四每天7节课,周五5节课;每周阿拉伯语课4节、当地道德社会与文化课1节,这两门功课是必修;除了一年级每周6节英语课和校本的拓展课,其他语数科音体美信,加上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的教材和设备都从国内空运而来。

周一到周四15:30放学,有一小时的课后托管;周五下午有一节班队课,13:30放学。大部分课程设置和国内一样,工作语言仍以中文为主。

我任教一年级语文,担任首席导师(相当于国内的班主任)。我们班的学生共有22人,男女生各11人。

据我初步统计:学生基本是中国籍,11人在国外出生。这个22人的班级是我任教30年来人数最少的,就算一个一个辅导,估计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
但任教一两个月下来,发现其实并不容易。

学生是“零基础”,拼音知道bpmf,汉字认识不多,除了个别国内来的学生能认一两百个汉字。

更让我吃惊的是,学生平时的交流语言是英语。因为他们以前就读的幼儿园不允许讲汉语,在迪拜生活时间久了,家庭亲子交流也基本用英语。

因此,我讲故事的时候,让学生回答问题,提到名词如“猴子”,学生会条件反射地说“monkey”,英语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很难改掉。如果家长英语不错,学生的问题就更明显。

我们一行人在2024年8月中旬拿到学生名单,开始组建钉钉群,用邮件开展类似国内的家校沟通,即云家访。

原先知道外国人学中文很难,到迪拜之后,才深切地感受到。

听外国人讲中文觉得声调怪怪的,而我们的伊朗混血儿,拼音的第一声怎么都发不出来,反倒是第四声读得好。询问了他的爸爸,分析可能与波斯语的调子有些关系。

因此,学生的语文学一开始就不乐观。认读词组“乌鸦”的时候,很多学生指着“乌”字读成“鸟”,然后看到“鸦”字,又读不出,就看着我。

我告诉学生,“乌”字多一点才是“鸟”,没有点的读“乌”,“乌鸦”的“乌”。结果,学生们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地

学乌鸦叫,还笑得很开心,不知中了哪门子邪。

不过,在迪拜的确经常能听到乌鸦的叫声。

布置作业就更头疼了,国内教学时觉得简单的内容,在这里哪怕已经讲解得很透了,听到最多的反馈还是——“我不会做!”

为了让学生书读百遍,熟能生巧,每天唱完阿联酋国歌,我都会带他们读一读,记一记。

黑板上贴着当天的日课表,我也会领着他们读。当他们读到“阅读”和“综合实践”两门课时,就集体“失声”,全班没有一个人会读,而且读不出来就笑。因此,大多数时候是由我领读。

在学生的心目中,很多汉字真是长得一样,要看好一会儿才有恍然大悟。比如学习日课表上的“数学”两个字,全班读得好好的;接下来读词语“数学”,他们还是读成“数数”。

我问:“这两个字一样吗?”他们说是一样的。

后来我慢慢明白,平时不太接触汉字的学生认字,大概就像我们玩“找不同”游戏。

认字困难,写字就更困难了。很多学生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我握着学生的手,一笔一画地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。

有个学生怕写自己的名字,一写名字就抱怨,“这也太难了吧!”成了他的口头禅。我曾经握着他的手,边教笔画边写,练了好几个星期他还是不会。

我说:“要不你改名叫‘李一’吧,这两个字你都会写。”

想不到这个学生脱口而出:“叫‘一一’吧,更简单。”于是直接在试卷“姓名”一栏上写两个数字“11”。

我听过几节阿拉伯语课和英语课,明显感觉知识容量比语文课要小很多,一节课基本上是围绕几个字母或一个句式反复练习。

阿拉伯语教材是教师自己打印的,基础的词语、句子反反复复操练;英语有厚厚的教材,但教师也打印了很多讲义。学生不害怕考试,因为教师每次会给全班一半以上的试卷打100分。

2024年国庆节前,学校倡议参加“诗情颂华夏,经典赞中华”的诗歌朗诵会,我们班朗诵了《中国字,中国人》,希望种一份家国情怀,培一点文化基因,立一种做人精神。

这激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和感激。生活在国外的中国家长说,他们不希望孩子长大后成为“香蕉人”,现在有了迪拜中国学校,才会下决心把孩子带来身边,希望能将中国人、中国字、中国话都融入到血液里。

中文学起来不容易,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,汉字就是双胞胎、多胞胎。但学着学着,对祖国和母语会多一点崇敬。



□温州市新河镇中学
戴海云

老师『白』了我一眼

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都潜藏着一片大海,随着情绪而波动,时而平静柔和,时而泛起涟漪,有时也会掀起惊涛骇浪。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,常常会因为外界的一些刺激,情绪反应强烈,甚至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,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。我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……

有一个周末,与我搭班的林老师气冲冲给我打电话:“戴老师,你们班小雨太过分了,在我的QQ上留言,说我误人子弟,说遇到我简直是倒了八辈子的霉……”听得出,这个初登三尺讲台的同事受到的伤害不小。

但我挺纳闷的:一个平时开朗的男生为什么会有一名新教师那么憎恨呢?是什么刺激了他?

我马上联系了小雨:“你和林老师之间有什么误会吗?”

提到林老师,小雨立马激动起来:“她算什么教师,根本不懂得尊重学生……”

原来,有一次小雨在楼梯拐角的饮水机上打水,林老师路过,竟然无缘无故“白”了他一眼。那个眼神如此轻蔑,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。

听了小雨义愤填膺的“控诉”,我去找林老师核实。林老师说,当时她可能侧身看了小雨一眼,并没有轻蔑的意思,小雨一定是误会了。

星期一,我找来小雨,轻声劝导:“林老师跟我说她只是无意看了你一眼,你一个男生也太敏感了吧。”

小雨愤愤地说:“她就是白我了!她肯定不会承认。作为一名教师,她凭什么无缘无故看不起学生。你也是教师,当然会帮她说话。”

小雨越说越激动,战火竟然蔓延到我身上。看来简单的讲道理或者调解不能解开这个死结。

我想起心理学著名的“疤痕实验”:被试者的额头被画上丑陋的疤痕,他们走在街头,感觉所有人对自己一脸嫌弃,无礼地盯着他们额头上的疤痕。实验结束后他们才知道,原来在出门前,那些疤痕已经被心理学家偷偷擦掉。

等小雨平静了些,我就把这个“疤痕实验”讲给他听。小雨将信将疑。我建议道:“既然你不相信,那我们不妨来个情景重现。你本色出演,我来扮演林老师。”

在第一遍情景重现中,我扮演的林老师在路过饮水机时,真的白了小雨一眼。在第二遍中,我则是无意识地看了小雨一眼。

演完之后,我让小雨对比手机记录下来的画面,小雨觉得当时林老师的状态和第二个视频里比较一致,随即低下了头,似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。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从不同角度看一件事结果往往会不一样。当我们与他人发生矛盾之后,是不是应该及时沟通,以免造成误会?”我给小雨看了他给林老师QQ上的留言截图,“如果你是林老师,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?”

看着沉默的小雨,我和他分享了自己初登讲台的心路历程。“一名年轻教师,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教育,掌握了许多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,但是以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时,内心仍然是忐忑的,担心自己的讲解学生是否听得懂,自己会不会被学生认可。那时,我站在讲台上,只要看到学生上课皱着眉头,内心就会紧张……如果当时,我的学生给我这样的留言,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,甚至情绪崩溃。小雨,你知道林老师的感受吗?”

小雨的双眼满是泪水,哽咽着:“我错了,我不应该伤害林老师。”

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何况你也不是故意的,但男子汉要知错就改。你想想办法,怎样才能化解这次误会,消除不良影响。”我没有告诉小雨该怎么做,而是给他一个机会,让他在真实的生活中去解决问题。

小雨的补救措施做得很到位。他借用办公室的电脑删除了QQ上过激的留言,并单独向林老师赔礼道歉,同时向班级里知道这件事的同学解释事情的真相。

小雨真诚的道歉,得到了林老师的原谅。林老师还表扬小雨很勇敢,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啪,鞋带散了

□杭州市长阳小学 章艺

下课时间,我正在讲台上飞速批改课堂作业,突然啪的一声,一只脚踩在讲台旁的地面上。

“我的鞋带散了。”贝贝响亮地说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帮他系鞋带。

啊?贝贝理直气壮的要求,满不在乎的态度让我愣住了。“老师现在忙着批改作业,你先试着自己去系一下鞋带,好吗?”我温和地对他说。

贝贝倒也没觉得不快,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

大课间,我特意来到贝贝的身边,发现他的鞋带系好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:“鞋带系得不错呀。”

贝贝淡淡地回答我:“妙妙帮我系的。”

“你怎么跟她说?”

“我就说:‘妙妙你帮我系一下鞋带。’”

“那妙妙帮你系了鞋带,你有什么

感受?”

“没什么感受呀。”

贝贝没什么感受,可能妙妙也并不觉得帮助同学有什么了不起,但我觉得,三年级的学生要自己解决困难,尤其是要具备像系鞋带这样的基本生活自理能力,而且对别人的帮助应该怀有感恩之心。

唰的一下,我把贝贝的鞋带重新打散。

“贝贝,老师觉得你很聪明。昨天的数学题,老师演示了一遍你就会做了。现在老师教你系鞋带,看看老师演示到第几遍的时候你能学会,好吗?”

贝贝一下子兴奋起来,连声说“好”。

我故意放慢节奏。直到第三遍演示完毕,贝贝终于系好了自己的鞋带。

“哇,贝贝好棒。”我大声地表扬他。

贝贝的小脸红红的,眼睛里满是自

豪和喜悦。

“贝贝,现在你有什么感受?”

这一次,贝贝的笑容灿烂如花,很开心地跟我说:“系鞋带原来并不难呀。章老师,谢谢你。”

看着贝贝的笑脸,我觉得很欣慰。帮学生系一下鞋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但作为班主任,更重要的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毫无保留地给予帮助,而是抓住教育契机,培养其能力、发展其素养。

事后回忆,其实贝贝满不在乎的事儿有很多,比如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把东西理好再放进书包,他回答:“反正回家后奶奶会给我理好的。”

为什么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自我?除了家庭教育的缺位,教师也有责任: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科知识的传授上,却忽视了学生精神、心理和意识方面的教育。

我意识到加强感恩教育刻不容缓,于是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保卫战”。

思想战:围绕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”“我能做什么”“我该怎么做”3个板块发起讨论和教育,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。

行为战:学生遇到让自己感动的事情,就把它写在便笺上,或拍摄下来,贴在教室墙面的“感恩树”上,让树的枝叶越来越繁茂。

持久战:系鞋带事件后的第3天就是家长会。我在家长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理念,鼓励家长们放手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

虽然在洗自己的小衣服、整理自己的房间过程中,学生会感到有些辛苦,但是他们可以从日常劳动中感受到家长的爱、生活的不容易,从而逐渐形成独立自主、感恩父母的品质。